



《模仿游戏》电影海报

# 《模仿游戏》： 平庸之恶从未离人们远去

□张晓东



《模仿游戏》电影剧照



《模仿游戏》电影导演莫滕·泰杜姆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一年之初,由两大战胜国英国、美国联合制作的电影《模仿游戏》入围奥斯卡8项提名,在我看来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通常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又有谍战、密码等因素的影片,会被拍成英雄主义的故事,最后往往通过英雄壮烈牺牲,用他的鲜血来祭“正义之师”的旗帜。大多数好莱坞式主旋律电影都是如此,我们并不陌生。而《模仿游戏》却反其道而行之,讲述为战胜法西斯立下莫大功勋的“现代计算机科学之父”、被英国首相丘吉尔称作“二战胜利最应该感谢的人”却如何因为“道德问题”而被一群庸才实施化学阉割,从精神到肉体上被野蛮摧残、毒杀、毁灭的故事。这部电影完全抛弃了战胜者对自身的高大想象,而是进行向内的反思、检讨,检讨以理性著称的大内如何也同有着法西斯意识形态,亦即法西斯作为一种反人类的意识形态,同样会盘桓在战胜者的脑海,在那里,智者同样被“反智”扼杀。与其他二战背景影片相比,这部电影也算是真正显示出了战胜者的自信,能直接面对自己深藏的污点,展开对法西斯的深度反思,正如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听证了对纳粹重要战犯阿希曼的审判之后,不认为法西斯之罪是针对犹太人或某一民族的罪,而是反人类罪。例如,在战后的巴黎,不少人以战胜者“惩治法奸”的名义对曾

经和德军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家,包括对无反抗之力的妇女、老人进行洗劫、揪斗、游街……这在法国电影大师阿伦·雷乃的电影《广岛之恋》中有深入展示。他们所用的手段与德国法西斯无异,同样是兽性的发泄,惟一不同的是他们占据着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已。并且,实施这种恶行的往往是流氓和庸众,他们都是普通的法西斯。

基于这种认知,才有可能真正去理解《模仿游戏》的传记文学原作,才能初步进入图灵这个天才人物的世界,才能确认这部电影的认知价值所在。作为一个大众文化文本,这部影片并没有拍成“一个英雄的史诗”。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弱者,一个无法与芸芸众生沟通、情商低下、被自己的性倾向折磨的普通人。然而他却有着惊人的数学天赋与洞察力,并知晓人性之恶,就像他说的,人们喜欢暴力,因为那会

很爽,但爽过后就是空洞和虚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片具有怎样的先锋意识或艺术上的突破:《模仿游戏》反而是欧美电影市场的一部标准主流商业电影,对于图灵传奇而悲剧的一生,电影只是致力于虚构最能讨喜观众和奥斯卡评委的部分。主人公图灵的性倾向以及因为这身份所受到的迫害,令这部电影完全符合欧美主流价值观的“政治正确”、“道德正确”;编剧、导演都在致力于渲染高智商的图灵生活中的低情商,以至于夸大了这种反差,用力过猛。这也与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有很大差距,过度的戏剧化冲淡了本来应该冷静呈现的影像。其实生活中的图灵没有那么“弱智”,外形和行为都和健全“正常人”无异,他甚至是一个体育健将,他的无性恋也没那么戏剧化。本来他的人生完全可以拍成一部冷静、理性、更为深沉的影片,而从现在的电影看来,从演员到音乐、美术,一切都在致力于迎合奥斯卡评委。所幸“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有一张看上去聪明而略显神经质的脸,和主人公相近的文化背景,更何况据说他们之间还有真实的血缘关系。他也确实将“这一个”图灵演绎得深入骨髓,令人痛心。“卷福”坦白自己在拍摄最后几场戏时哭得停不下来,并经历了一场崩溃。他说那是“作为一个演员或一个人无可救药爱上了这个角色,想着他都承受了怎样的痛苦,而他又怎么损毁了他”。可以说,他让图灵活了过来,作为演员他很成功,无可挑剔。或许,艺术家与天才科学家的思维还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今日,一部电影作为商品,要符合大众文化的审美与期待,不过这并非我们要解读的重点。

然而我们无需批评这部影片的大众文化属性。作为一个标准大众文化文本,它的表现已算优秀;并且在反智、泛娱乐化电影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样的题材本身就有相当的意义。挪威导演莫滕·泰杜姆的构思可以概括为庸才对天才的堵截、窒息和戕害,虽然这种对立略有二元论之嫌,并导致影片略微显得脸谱化、图解化了。我们不难发现,电影中智者和庸人显然属于两个阵营,而导演显然完全站在智者一边。在电影中,图灵无疑是数学天

才,英国的骄傲。童年阴影(严重口吃、被收养)对他的心理、人际交往、性取向造成很大影响。从小他便受到坏孩子(崇尚暴力的庸人)的欺凌,他们把他钉在地板下面,只有与他一样聪明的同学克里斯托弗懂得他的奇思妙想。影片中图灵发明的用于破译德军情报的机器就叫克里斯托弗(实际上图灵发明的机器并不叫这个名字)。图灵的未婚妻子琼·克拉克智商与情商都很高。图灵整个团队,包括开始与他心存芥蒂的休·亚历山大,都是当时英国真正的智者。没有露面的丘吉尔(图灵给他写了信请求支持,正是丘吉尔的回信起了作用)、露面的军情六局局长斯图亚特,都属于智者的这个阵营,他们的精神是平等的,理解图灵这样一个天才的意义,也并不认为性取向不同是什么十恶不赦之罪。琼在得知图灵的性取向后依然大方与他做朋友,并且是他真正的灵魂伴侣,休在关键时刻也为图灵仗义执言。正如庄子所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真正的有德之人并不会去占领道德山头,道德和精神都很平庸的人反而需要以此作为自己的武器。在《模仿游戏》中,阻碍图灵、戕害图灵的人都属于“反智”的阵营。这个阵营的组成主要是军棍和警察,亦即国家机器的执行者。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把国家机器比喻成怪兽利维坦,在这部电影中,图灵被化学阉割,便是国家暴力机器这个利维坦毫无顾忌的吞噬,即便他只想活在“模仿游戏”这样小的格局中,即便他给出了“机器会思考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改不了“严重猥亵罪”这样的罪名。比起化学阉割,这个罪名对他的毁灭更直接,不是吗?直到2013年,在英国司法部的提议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才给予图灵“皇家赦免”:“图灵晚年生活一直因为同性恋行为被定罪而深受困扰。现代思想认为,这种判罚是不公正的,因此现在摘掉这项罪名……图灵博士对战争的卓越贡献和在科学界留下的遗产应该被后人铭记和认可……赦免令是对这位不同寻常之人受之无愧的致敬。”对于欧美大多数观众来说,女王赦免令和太阳报上的英国王室丑闻一样可笑,图灵罪从何来,何须谁的赦免?这个表态如此迟来依旧令人深思,人们意识到,平庸之恶从未离人们远去,依旧需要警醒,恐怕这是《模仿游戏》更为深远的意义。



图灵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有句名言:所谓法西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法西斯,另一个是某种意义上的“反法西斯”。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占据所谓正义这一道德制高点,对他人施暴,古今中外都不少见,而道德狂热与受迫害妄想,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又如同孪生兄弟,经常出现在控诉、演讲的道德舞台上。时至今日,人们对二战的反思,早已不单单停留在控诉、抒情的层面,毕竟有理性思考的人都明白,审判是为了声张正义,而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复仇或展示自己的耻辱。今天人们会思考,在一个号称现代、文明的社会,法西斯如何会发生?人们为何允许它发生?其思想根源又是什么?恐怖主义与此是否有关?比如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论述,就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平庸之恶的人为什么会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他只需要顺从、执行,根本不用动脑子,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下(不单单特指哪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杀人工具。

## 十七号观影室

从“飞鸟侠”系列电影,到卡佛的小说,再到话剧,《鸟人》中层层互为镜像的文本,尽皆虚构,但并不虚妄。

# 《鸟人》:消失的伊卡洛斯

□苏 往

这些年奥斯卡最佳剧情片的人围作品中,为学院口味特调的八股文当道,仿佛用苦大仇深的表演、以毁容为目标的化妆,以及陈腐得和评委的平均年龄有一拼的剧本,就可以承包历史和人性的深度。

今年入选的影片里,墨西哥导演伊纳里多的《鸟人》算是个异数。影片中曾饰演漫画角色“飞鸟侠”而名噪一时的好莱坞明星里根已被人遗忘。他为了证明自己,自导自演,将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搬上了百老汇舞台。

从“飞鸟侠”系列电影,到卡佛的小说,再到话剧,电影中层层互为镜像的文本,尽皆虚构,但并不虚妄。银幕上的真实,靠的不是什么“改编自真实事件”。

一个状况不断的剧组,在推出新作的过程中,艺术创作与个人生活的麻烦搅在一起,局面愈发失去控制;看上去极尽自嘲之能事,又在暗中回护伶人的尊严。这样一个故事,让人想起诸如《艾活传》(1994年)、《子弹横飞百老汇》(1994年)之类的前作。而《鸟人》为人称道的伪镜头一镜到底,让镜头一直追着这群人在后台狭小的过道和房间里游走、相遇、争执、冲突,一路伴随低沉的鼓点,造出混乱而逼仄的心理压迫感。

拿“圈内事”开涮的片子有时还喜欢选与角色的设定和履历尽可能吻合的人来演。如此,电影的叙事,就从创作过程与作品这两重时空,暧昧地延展到现实层面。最经典的例子应是《日落大道》。女主人公让老管家放她演的默片,其实老管家是最初挖掘她的导演,还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谁能想到,现实中两位演员也曾相爱,是他执导简造就了她的辉煌,更绝的是,放的那部片子正是影史上让这两位一蹶不振的“滑铁卢”。

《鸟人》的剧组,也找得到几位演员的影子。“飞鸟侠”迈克尔·基顿是诺兰与贝尔合作前的上一代正牌蝙蝠侠;舞台上的女主角娜奥米·沃茨像是重回了《穆赫兰道》,还是那个不自信的逐梦人;而爱德华·诺顿和他饰演的角色墨衣一样自命是“方法派”的传人,艺术上追求颇高,以致难以相处。而为了打动观众,不惜拼上自己的路数,也是里根在舞台上最后一鸣惊人的绝技——第一次排演时,删衣说里根在台上用来自杀的道具枪假得可笑,最后公演时里根用真枪轰了自己。

他们为何如此卖力?片头引用的卡佛有提示:“此生想要的”,是“成为被爱的人,在地球上感受被爱”(《迟来的碎片》)。里根改编的名篇《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内容是两对夫妇饭后以“爱情”为话题闲聊,他们谈的爱,根本上还是狭义的爱情,是爱一个女人爱到会自杀,是出车祸的老人一时看不到妻子就会感到心碎。

而《鸟人》谈论的是“在地球上”被爱。往小说说,是艺人们为了生存迫切地想让大家爱自己。这是一个可以将“盆满钵满”和“朝不保夕”两个标签贴在同一个人、同一家公司身上的行当。多少有关电影的电影,都在讲述这个一不留神就从

云端跌到地心的行当,变起脸来有多快,有多无情。往大里说,又有谁不是禁锢在世人对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中?

具体到里根,他不仅渴望得到承认,还渴望人们像爱艺术家一样爱自己。而在那位可以在百老汇生杀予夺的剧评家眼中,他和他代表的一群人,只是自私的、被宠坏的孩子,别说艺术家了,演员都算不上,只是“名人”罢了,“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乐天派,却试图创造真正的艺术”。

剧评家说她恨他,明天她将毁灭他倾注全部心血的新剧。在高潮部分前,剧评家经常有一个低谷,一个主人公从“一无所有”跌入“灵魂黑夜”的时刻,如果是超级英雄电影,必然是大反派所向披靡,曼哈顿几被荡平。而《鸟人》中,这个最低的低谷就是在纽约一间酒吧里剧评家的提前宣判,对里根来说,就意味着“一无所有”。

而片子的题眼——如果有的话,也往往在“灵魂黑夜”里图穷匕见。里根与剧评人撕破脸后走在纽约街头,镜头外响起麦克白大限将至前有名的独白:“熄了吧,熄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镜头转到念白的那个莫名其妙的路人。路人为了引起里根注意,声嘶力竭得有些可笑,而里根却漠不关心,两人的态度叠合在一起有一种离间效果,将此处真正的真心小心包藏起来。这段引文早于“飞鸟侠”的鼓动,已经提示了主人公后来打问号的死。

尽管里根的镜子上贴着一句箴言:“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看人们说它是什么。”然而,舞台上他吼道:“为什么我总是求别人爱我?”“我只是想成为你希望的样子”,“现在每分钟我都祈祷成为别人”。他扮演的是小说中为爱自杀的艾迪。里根的改编将四人谈及的艾迪具象化了,并且编排为舞台上的最后一幕重头戏。我们每个人最爱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让



《鸟人》电影海报



《鸟人》电影剧照

你觉得陌生,因为那只能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艾迪触动了他。这个角色吼出来的也是主人公的情意纠结之处。

与此对照的是戒毒所里出来的女儿总在摆弄一条长长的纸巾。后来,她向父亲解释说,在戒毒所里,他们教她在纸巾上画点,每个点代表100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人类与地球相比只是沧海一粟,“我想这提醒了我们雄心壮志价值几何”。

心理问题,很多时候都是自我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戴着面具的“飞鸟侠”总跟在里根身边,在他挫败的时候出来喋喋不休。在好莱坞类型片的流水线上下来后,刻板形象如影随形,即使早已风光不再,即使光着身子走在街上,都有人喊里根“飞鸟侠”。里根就这样拥有了另一重自我——一个外界评价体系套在他身上、摆脱不掉的身份。

剧评人将里根拖入谷底后,“飞鸟侠”的幻象又出现了。虽然里根曾对大红大紫的钢铁侠不屑一顾,但当艺术家这条路看上去没戏以后,“飞鸟侠”获得了里根的全然认同。借“飞鸟侠”之口,他承认自己幻想的还是60岁能整容成30岁,来一部票房10亿美元的电影。观众们喜欢的就是爆炸和动作场景,他就是要给他们这些,然后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因为这是一个“借上帝和神话传播的文化,已由洗衣机清洁剂广告和动漫人物代工”的时代。换句话说,超级英雄是新的众神。这一段,特效呈现了“飞鸟侠”莅临纽约上空的全华篇章,



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

这位英雄不断宣扬自己正当性的大段宣言之后,他鼓动里根要在上演“火焰、牺牲、伊卡洛斯的火爆结局——这位希腊神话人物用蜡和羽毛造的双翼升空,因为飞得太高,蜡融化了,跌落水中丧生。公演当天,作为艾德,里根再一次念出“我不存在”,“我甚至都不在这儿”的台词,这次他是真心在说他自己。所以他动手要自己了。

不过,他只是裹掉了自己的鼻子。但这场超小规模的动作戏却在他一向抗拒的社交网络上引来了极大关注,剧评人也改了口风,赞他的戏有“无知的意外美德”。这场小胜是他自己的胜利,还是“飞鸟侠”的胜利?是对艺术执着追求的胜利,还是那些新晋上场的胜利?愚人作戏的“喧哗与骚动”也有意义吗?电影没有给出答案。里根缠着绷带的脸,像极了戴着另一副面具。他松开了绷带,露出换了鼻子后不再像自己的脸,然后站上窗户外沿,消失了。

消失的“飞鸟侠”与《消失的爱人》一样,都是这个时代的特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恨透了瓦格纳,恨他让一切艺术元素都化作戏剧的奴仆。在150多年前,他就感知到了,“大成就,轰动大众的成功,不再是真诚者的事了——要获得成功,人们必须当演员!”爱人消失了,完美女人的完美家庭在电视观众的心中永远鲜活;里根这个人消失了,“飞鸟侠”的后辈们将继续统治曼哈顿的上空。